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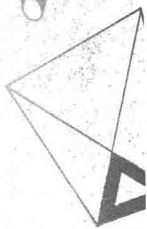
未完成的梦

海外画家访谈录

阮义忠

著

Q.Q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完成的梦:海外画家访谈录/阮义忠著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6.8

(阮义忠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209-4

I. ①未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画家—访问记—

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8036 号

未完成的梦
海外画家访谈录
阮义忠 著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邹滢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装帧设计 宋涛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22,000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209-4/I·4383

定价:4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59886521

序：把梦做完

阮义忠

二十岁出头、在海军服役的那三年，我还真干了不少事儿。除了写过十首诗、几篇小说、一大堆情书，还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采访。主要是当兵的日子太无聊，无论是驻防金门，或随着运补舰在海上漂泊。

我一直以为，这些在《幼狮文艺》连载了一年多（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）的访谈为个人工作记录，最多以后在回忆录提提。没想到，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陈飞雪、邹滢认为它们填补了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一段空白，有出版价值。

总之，一切都是缘；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《生活》月刊。夏楠有次来信，说杂志要介绍丁雄泉，资料显示我曾访问过他，可否把稿子传去供他们参考。

结果，编辑部同仁大吃一惊，用了个“震”字来形容，认为那是罕见的妙问妙答。文章刊出后，反应非常好。这下子我才想到，

2 未完成的梦

其实其他几篇也都不错。那个时代的人有底气，说话做事都实实在在、不打高空。尽管篇数不多，但每位画家的生活经历、学习过程是多么不同，非常值得参考。不但能给爱画画的年轻人借镜，也可让大家知道，我也有过画家梦。

从小我就想当画家，尤其是初二那年读了欧文·斯通（Irving Stone）的《凡·高传》（*Lust for Life*，余光中翻译，台湾一九五七年版本译作“梵谷传”）。在世俗生活、精神世界受尽折磨的凡·高，把灵魂燃烧成一幅幅令人悸动的图像，让我每看几行就深吸一口气，每翻几页就止不住眼泪，仰望苍穹叹息。这是本向苦难灵魂致敬的书，告诉世人，凡受过苦的必有报偿，只要通过试炼，再低下的人都能升华为精神上的贵族。它跨越时空、地域、种族、文化，激发了一个十四岁的乡下少年，让我认定艺术就是往后的路，再苦也甘愿！

高中毕业，我如愿靠插画找到工作，踏出在社会上的第一步。当时，台北举办任何画展我都会去观摩，有空就钻进卖日文书和欧美书的两家书店翻画册，总想着哪天一定要去巴黎、纽约闯一闯。当时，只要拼命念书，并不难申请到海外学校的奖学金。可是爱画画的通常学科成绩都不好，要通过托福考试特别难，能去海外学习的少之又少。对生长在小岛的我们来说，只要能出去，哪怕是流浪、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也值得，因为能开眼界、与世界接轨，在艺术殿堂中跟大师们的原作对话。

有一天，我在台湾省立博物馆看到一个新奇的版画展。谢理法、一个华人，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、消化后融在绘画当中，让我深觉，这是关在岛屿上的人绝对做不来的。透过高信疆的帮忙，我开始跟谢理法通信，想了解海外画家如何奋斗。谢理法非常支持我的工作，不但热心给我提供其他画家的地址，还请《中国时报》编辑把他的一篇长文稿费转给我，说航空邮资很贵，希望能对我稍作补贴。

我用最便宜的邮筒，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，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。为了省钱，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，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。我尽可能打听，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，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。有的信石沉大海，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，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、彭万墀、李明明，意大利的萧勤、霍刚，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、赵春翔、谢理法、陈锦芳、廖修平、蒋彝、庞曾瀛、蔡文颖。

跟这些前辈通信，还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。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，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落伍的。常年在异地奋斗的画家们看尽所有，却认为创作不从自己的文化出发，难有机会。无论如何求新求变，断不能离了根。

遗憾的是，最后我只完成了八位艺术家的访问。蔡文颖、刁大卫必须以英文通信，我没办法。蒋彝、熊秉明乐意受访，但得等他们任教的大学放假或特定日程才能答复。另几位虽已寄来资料，但我在退役后接触了摄影，又加上《幼狮文艺》认为丁雄泉的那篇访

4 未完成的梦

问过于前卫，不宜刊登，让我大感气馁，采访工作就这么搁下了。在《汉声》(ECHO)杂志没日没夜地忙，距离绘画愈来愈远，当画家这件事就成了未完成的梦。

本书中的画家我只见过丁雄泉、谢理法、廖修平和陈锦芳，其他四位从未谋面。前些日子到图书馆找资料，把《幼狮文艺》的旧杂志一页一页地影印，翻拍那些印刷质量欠佳图片。读着看着，心中感慨无比。

记得读小学时，我就时常受到美术老师杨乾钟的鼓励。念头城初中时，因为跟美术老师顶嘴被记大过，加上之前旷课太多，只好退学转到冬山中学重念初二。由大陆来台的美术老师是杭州美专(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)毕业的，总是不吝赞赏我、给我全校最高的成绩，作业却从不发还。毕业典礼那天去谢师，才发现他的宿舍墙壁贴满我的作业。那真是我在画画方面得到的最大肯定。老师给了我无比的信心，我却忘了他的姓名，真不应该!

考回头城高中后，三年六个学期的美术老师都是蓝荣贤。他当时才从“国立”艺专毕业，一点也没把我当学生，待我像哥儿们，找我去礁溪他家吃饭。他谈恋爱我当电灯泡。他开首次个展，居然请我这个高二学生帮画册写序。

到台北参加大学联考，考卷一发下来我便知无望，于是把上课偷画的一大叠素描捧去《幼狮文艺》找工作。从爱荷华大学写作工作坊返台的诗人痲弦才任主编，目不转睛地翻着我的画稿，怀疑地

问：“这是你画的吗？”几天之后，我便在这本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上班，发表了大量插图，成为众所瞩目的黑马。

席德进是第一位为我写画评的前辈。我们年龄差一大截，却彼此相知互重。后来我拍照，在《家庭月刊》发表一系列的台湾乡村摄影报道，离绘画的道路愈来愈远，跟他较少联络。一九七七年秋天路过忠孝东路，见阿波罗画廊正在展席德进的作品，看了大为感动，便给他写了封信。没料到席德进不但立刻回信，说我是真正了解他的人，还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《我画、我想、我说》作序。

除此之外，在《汉声》杂志工作时，我曾采访过同乡前辈蓝荫鼎，中文稿被翻成英文后并未留下来。后来在《雄狮美术》（何政广主编时期）、《台湾时报》副刊（陈冷主编时期）也写过几篇画家评论，均未保存。如今能看到的，除《联合报》副刊（平鑫涛主编时期）的《现代艺术的困境》，就是这些海外画家访问记了。

跟他们通信时，我才二十二三岁，这让他们大感吃惊，对我特别关心。谢理法先生赞助邮费，庞曾瀛先生再三叮嘱我上大学、将来去海外深造，说我若不这么做，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。庞先生甚至开出条件，要补助我生活费，让我退役后好好念书，不得再工作。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他就寄了一张支票给一位台湾画家转交。我忐忑不安地领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，感觉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承诺，若是达不到他的期许，该如何是好？

那个年代，那些人，那种慷慨提携后进的情怀……每每忆及，

都让我感念不已。身在纽约的廖修平先生、陈锦芳先生叫我到他们台北、台南的家中取画作当纪念。赵春翔先生航空寄来一幅水墨画，叮咛我找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店裱褙。

丁雄泉先生首次来台便找我共聚，返美之前把身边剩的台币都留给我，说懒得换回美金，让我帮他吃两顿大餐。熊秉明先生虽没采访成，首次来台办展时也指名要见我。在餐桌上跟一伙人同时见面，但他的微笑让我知道，他读过并欣赏我所作的访问记。

让我念念不忘的，还有集画家、诗人、作家、书法家于一身的蒋彝先生。生于江西九江的他，享有“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”美誉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将 Coca Cola 翻译为“可口可乐”。在海外功成名就，却四十余年不娶，于一九七〇年代返乡与发妻、家人团聚。

当时蒋先生年近七旬，在美国哥伦比亚任中国文学教授，不但赠书给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，且以工整的毛笔小楷回信，对我多所鼓励，还告诉我，日后采访哪位画家可提哪些问题。用不着谋面，这份为人处事的谦和、严谨，已对年少轻狂的我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。

只可惜，蒋先生的墨宝，连同其他几位的邮筒都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。就连那些珍贵的、被我用报纸层层包裹的一卷卷原作，也被每周来一次的清扫妇给当垃圾丢了。

蒋彝、熊秉明、丁雄泉、赵春翔诸位先生都已陆续过世。为了纪念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、那些遗失的画作、邮筒以及我那未完

成的画家梦，我特地找出蒋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全文《中国的画家》附录于后。藉此缅怀，并表达我对这群画家的感激与敬意。

如今的我早被贴上摄影家的标签，虽然我也写过许多文章、画过很多插图，而且自认这两项尝试的成绩不比拍照差。这辈子从小爱画画，既然三十岁到六十岁给了摄影，六十到七十岁勤于笔耕，干脆七十岁之后重拾画笔，并把之前的插图整理出版画册。

从小的画家梦，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出版，在半个世纪之后让我把梦做完吗？

二〇一五年六月

目 录

- 1 序：把梦做完/阮义忠
- 1 每画一张画，就像自杀过一次
丁雄泉访问记
- 37 虽然我来自东方，我已背叛东方
谢理法访问记
- 63 美术不要忘了做“文化作用”的事
庞曾瀛访问记
- 90 门里门外
廖修平访问记

2 未完成的梦

- 112 墨韵与灵性的存在
赵春翔访问记
- 169 将视界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深邃的
时间里
萧勤访问记
- 193 我个人是没有重要性的
李明明访问记
- 218 两个故乡，台南和巴黎
陈锦芳访问记
- 附录
- 245 中国的画家/蒋彝
- 259 阮义忠的线画：自我心灵的独白
/席德进

每画一张画，就像自杀过一次

丁雄泉访问记

一度，丁雄泉可能在国际上与赵无极齐名，但是他作画速度太快、作品太多，尤其是水墨与版画，油画创作较少，以收藏家的角度来看，价值便比不上赵无极了。但丁雄泉的画作衍生品、卡片在欧美各国处处可见，甚至比一些西方大师还受欢迎。在某些人的心目中，他的地位相当高。

在我采访过的画家当中，近距离接触过的唯有丁雄泉。他首次来台时，我把他拉到《汉声》杂志办公室看陈耀圻导演、《汉声》制作的纪录片《七个节庆》。我和他、黄永松挤在小小的编辑部，把窗户用黑布遮起来，以十六毫米放映机投影在白墙上。看完后出门，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：“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太冷，你们拍的这部台湾却太热！”这就是丁雄泉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句句正中要害。

他爱送人礼物，从纽约带来一瓶香水，说是要给我的女朋友。他还提议跟我互换手表，以资纪念。我可没答应，因为他戴的那只

2 未完成的梦



丁雄泉第二次访台，阮义忠于台北圆山饭店为其留影，1975年。

极其昂贵、号称世上最薄的机械手表，而我的芝柏表虽也算名牌，价格只及他的几分之几。

他是看中了我那只表的设计，根本不在乎价差。这就是他。只要是美的，从美食、美物到美女，他都要追求。跟他通信是件愉快的事儿，因为他总把心中话无拘无束地彻底表白。跟他在一起，大概所有人都会忘了矜持，禁不住放肆起来。也由于如此，他三次来台，身边的酒肉朋友愈来愈多，埋单的总是他。他数度邀我去夜店狂欢，我都兴趣缺缺，后来实话实说：“我很喜欢你，但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实在不敢领教。”他没生气，只是笑笑：“你还太年轻了！”

第一次处得很愉快，第二次很多场合我都没奉陪。第三次他来台开画展，我们应某杂志之邀对话。在展览现场见面时，他变得陌生，客气地对我说：“真没想到，你放弃画画，现在竟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摄影家！”

丁雄泉很少跟人谈私事，对他的进一步了解，还是透过《生活》月刊的《家书》别册。在他于一九七〇年代给二哥月泉、三哥秋泉的信函中，吐露了深邃的眷恋。就是这些信让我明白，自号“采花大盗”的丁雄泉，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纯真的心。

月泉、秋泉二位兄长：

来了，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每次接得家信一则是忧，一则是喜，见到了仁泉大哥的来信，恍似一把火把我全身烧焦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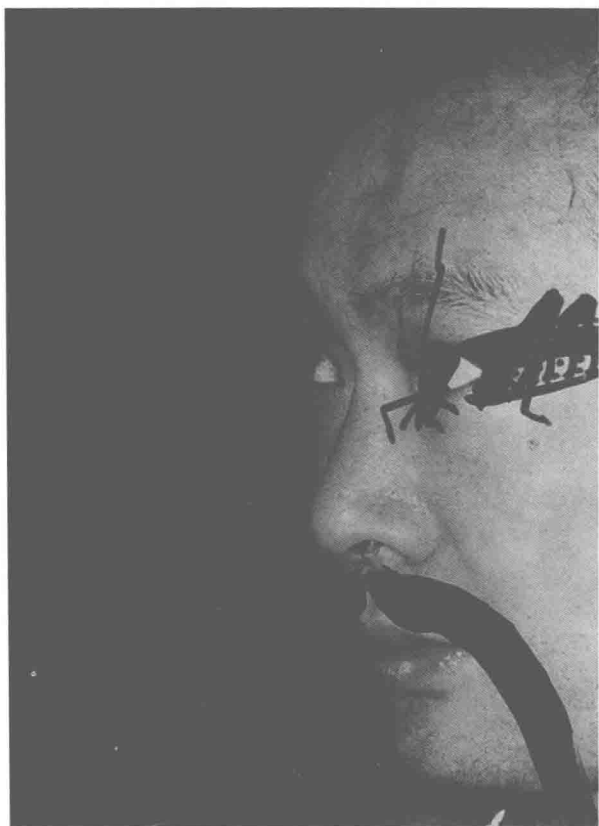
4 未完成的梦

眼泪隐隐地在眼中要想大哭，但小孩、老婆都望着我，我不能哭，一哭就无控制，或许会哭上三天。自从离开你们到现在还没哭过，心中积了无数的泪，遭遇过太多的伤心事，化愤怒为力量，化悲哀为爱情吧！

母亲一定是去了，好在她老人家也是好福气。杜甫诗云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年纪老些的人对死看得淡一些。昨夜整夜失眠，我感觉到好像针刺，我尽量想法子使得自己平静，约朋友大吃一顿，想想快乐的事情。太悲把人刺激变成疯狂，当然我无法忘记母亲的一切，尤其在外，工作半夜回家，小孩老婆都已安睡，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黑暗中想想往事，想想上海你们。有时极想要坐在母亲身旁，坐上三日三夜……(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纽约)

在这里，也借《家书》的简介将他的生平略微呈现：

丁雄泉，画家，诗人，一九二八年生于江苏无锡，成长于上海。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过短暂学习，但自认是一名自学的素人画家。一九五二年移居巴黎，结识了眼镜蛇画派(Cobra Group)成员，建立深厚的友谊。六年后移居纽约，与美国的波普画派及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人颇有渊源，然从未认为自己属于任何艺术派别。移居美国后采用一些新媒材创作。作品典



丁雄泉把自己的肖像涂上蟑螂眼，
再加上两撇长胡。事实上，
他长得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。